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榕村語錄卷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下論

德行一節纏繞不及門從患難窮愁聚散離合上說是陋之至者夫子說皆不及門亦是偶然不在眼前作悲涼太甚語便不相干然是由此說起畢竟還該照應須說諸人以這般學行儘可各自炫奇燿名却依

棲一終日皇皇的孔子瀕於死而不去無他欲得夫子之道也看書要得最上第一義正是此等

問冉求為季氏聚斂何卑汚至此曰冉求也未必是十分刻剝百姓只是替季氏算計無不到耳他平時聞得夫子講忠於所事既委贄於季氏便盡心力以事之子路之死孔悝亦是如此他們師聖人都是篤信力行雖時有過執處要皆從真誠發出如無此叚意思為人謀事都不懇切周至直至事敗之後但曰吾

曾言之而彼不吾用以此自謝如此等全無誠心講甚麽大道令人爲公家司錢穀一心要得公家富强者便少不過是要侵年肥已耳以道事君自非由求所及然由求此意便是根本有此而後可語大臣之道若侵年肥已乃盜臣也夫子安肯以具臣許之大抵士必有硜硜之節方可進於稱孝稱弟又可進於有恥不辱命若無此段誠確之意便無根柢

問回也其庶乎一節曰注中說成兩截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也其實屢空正見其近道賢哉回也一章即是

此節注解

夫子以何以為問原是要他們用世如何又許曾點因由求不知此皆性分所固有各人胸中却要自做一番事故夫子一聞點言而不覺深幷問此是徇外為人否曰却不是此等原是當做的事只是要自表見的念頭不能與舍之則藏底意思並行也問日侍聖人如何尚不能化曰意見最難化令人便有一種日

與講性說命亦自領略其人亦不是貪富貴一流只是功名一念却不能淡覺得畢竟揮霍得一番方快却又不是為生民起見古今人情大抵不甚相遠

凡人無事時要得天下有事風塵中纔好見己之長是謂倖災樂禍子路率爾而對之言意思便不好夫子與顏子說用舍行藏他忽然揷一句子行三軍則誰與故夫子斷以不得其死胸次氣象閒著不得此種最是要緊文中子論李密曰幸災而樂禍愛强而願

勝神明不與也亦是此意

不讓雖在率爾上見然即此用才使氣意思到為政上便能作病非只哂其言之不遜而許其治國之優為也子路雖不率爾而其言中之意不讓自在亦猶曾點氣象於其言中可以想見其鏗爾之從容蓋心氣之符不期而然者耳自記

好仁惡不仁某意不欲分兩人好仁的人即惡不仁的人四書中所說智仁誠明之類皆是如此看得合一

方可分開如明道伊川兩先生便有一是好仁一是惡不仁的意思但兩先生初間立意做工夫豈有分道之理天心好生春夏固是發生秋冬亦是收斂春氣以為發洩之地如看見好人便喜歡見不好人便要他死雖不為不正但如此久之亦恐漸次入於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一路故雖至不好人若他有事犯只得據理法治之不爾便聽他自消自息於天地間何須著意春秋雖俱是天氣畢竟人當以存春

意為主如侍坐所言曾點説暮春既是和煦之時春服能成則非年穀不登物力匱乏可知冠者童子能從曾點游則家門無事從容有餘可知肯從曾點游則向善親賢可知浴沂風雩詠歸無復有公私苛暴嶮巇之虞可知所以為有老安少懷意思子路無論其言不讓即無端想到師旅饑饉就是三年之後能使他有勇知方此三年内已戰鬬死了多少人饑饉死了多少人及至臨陣亦不能保得一個不死何苦

說到這裏吾輩日用間豈能無此等意思纔起時便
思有以消化之方好
子路之千乘冉求之六七十五六十非必想做諸侯有
舉國以任之便是諸侯之事近來講家拘泥得可笑
撰字及志字要看撰具也點所見根本處高於三子而
所講求用世之具却不能及故謙云我之所志異乎
三子有應世之具而夫子以各言其志慰之不然夫
子問何以點何為以行樂對時文反言此即點之酬

知殊可笑

點爾何如節在論語中朱子以比一貫之傳皆不作第二義看周程授受尋仲尼顏子樂處後便有吾與點也之意其妙可知注内曽點之學一段是言前意而其言志一段是言中意其胸次悠然一段又是言外意若將言前言外之意盡裝入曽點口中則反害了當日洒落氣象以視其言不讓者又加甚矣自記

朱子學問全在躬行心得處實有工夫曽點言志節注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人心私欲不除饒你如何打疊到底有些欠缺惟人欲盡處中無罣碍便靜坐亦得看書亦得乘風亦得澡水亦得全然是天理逼塞滿了這是朱子實體驗出來下的注語然既有此體段又須從容於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隨處真積便是曾子底工夫曾點狂者只是存此胸次無却許多細密所以中庸後半至誠至聖兩段兩面夾來顧寧人講韵學到得意時便曰非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梅定九推算到得意時便曰以是知隸首之為聖人也實則就將顧梅諸公并籠將來亦未必是聖人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禮度文饒使件件俱理會得而無至誠一段為之胚胎終久是朱子所謂俗學然既打疊得一段心胸又須將禮度文件件理會方是兩邊俱到的學問清植

黙爾何如一段注是朱子自家體貼過所以注得如此踏實但若一逕如此不知回頭便可落在莊周一邊

去所以曾子便收轉過來孔子說内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孟子云仰不愧俯不怍聖人只說到此不似曾

點手舞足蹈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到後來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這是三段工夫人心有一點惕厲

的意思便覺得有一段過意處從戰兢中得樂方是

聖賢真樂便自無弊曾點之樂尚差這些子問原憲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清淨此心未曾著得養性工夫曾點亦只是於心上見得大意所以為狂曰克伐怨欲不行心是冷的曾點便有萬物一體意思心是熱的狂强於狷者以此問如洗心退藏於密曾點可謂洗心矣但藏密中尚欠理會曰聖人以此洗心此是甚麼物事無這此字却將甚麼來洗這心洗心藏密是吉凶同患之根然吉凶同患又是洗心之根心是理之根理又是心之根所以中庸言肫肫其仁而後

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清植

曾點莫春數言夫子與之以能見其大然三子之事功却是脚踏實地學問故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皆是褒辭而曽點行不掩言之失亦隱然見於言外 以上先進篇

克己兼直内方外涵養省察與答仲弓者有詳略無異同 自記

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焉不是説效驗即是發明上

句言克己復禮即仁也你能一日克己復禮人便都說你是仁蓋工夫雖可以自信然察言觀色合乎公理與否亦須著意如做篇文字人看不下時那處畢竟有些毛病

汝楫問一日克己復禮是用功起頭的一日還是成功的一日曰這便說獃了順著文理說去便一意都包在裏面薛敬軒文添出二日克己復禮便有二日之歸仁雖有此理但不必添出陸稼書解動而世為天

下道等句以為世字是周家八百年之内故只言世不言百世與百世以俟聖人不同若到後世豈不是上焉者之無徵乎此皆拘泥字眼之過也

向看道理不熟講克己復禮為仁定要補出存養一邊工夫葢以人欲之私畢竟是事至物來方有也不知靜中一團昏氣非己而何所以敬勝怠義勝欲二句便是克己鐵板注脚無事時怠慢之氣即己也人以下文視聽言動皆是指動處說不知都兼兩義如言

語不合道理是義一邊少工夫末言時氣之浮動意態之輕儇便是敬一邊少工夫言箴中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是不敬也已肆物忤出悖來違是不義也豈可謂言而非禮纔是已氣之浮動意態之輕儇便不是已

視聽言動禁其非禮者須有由禮一邊方是復禮方是儒者之道自記

子貢問政章時說全不明白以去兵為是去其冗者廉

餉無益不知三代時兵即農也只是牛馬車輛衣甲器械要完備敵來則起而應之敵退還復歸農其厲兵講武只在田獵時如何有冗兵糜餉之事就是不得已三字已先説錯若果是存亡呼吸國破只在旦夕則那時兵食已無何勞君去去字還是自能作主的話上一個不得已是新造之邦或值兵荒之後既是百姓流亡凋敝何暇講武如今衣甲器械且莫問車輛馬牛且莫問蒐苗獮狩且莫問只得先招撫安

輯休養生息為主第二個不得已即哀公所問年饑用不足一般食如食之者寡之食去食云者大荒之時凡百官之俸禄君之羞饍賔客之廩餼祭祀之粢盛一槩莫計算追索寧到餓死大家死亦不可失信於民民亦不肯失信於我這是説到盡頭處聖賢的話要照著可以行得不是空著幾句懸空語支吾問答而已

有友稱王守溪百姓足二句文者先生詰之云文中説

百姓足了祭祀賓客一切費用皆於是出不知是正供是科派難道是要行科派姑先休養之以為朘削地不成此便把題目做呆了此章揔要著眼年饑二字平常說得所答非所問迂濶不切情事哀公時久已十分取二取二原得勾用只因年饑百姓輸納不前故曰年饑用不足是想要設法取盈於二之數未是要多科於二之外也有若曰盍徹乎不是迂論言百姓既輸納不前何不十分止取其一乎徹字緊對

百姓説哀公悞以有若為是代籌國用故曰十分取二民尚不輸而所入甚少若取一則所入更不堪矣如之何其徹而盖之不足也有子言君此時要謀足用須先固住幾個百姓要緊如行徹百姓不至離散就令所入儉省用去亦自可支孰與不足不然百姓逃亡田野荒蕪一分所入尚不可得孰與以足者乎如今田主逢年荒租收不起躊躇問人其意必是要催迫佃户有一人云何不救恤佃户田主云救恤他

自己益發沒得用了其人云有佃戶在歲豈有常饑之理假令佃戶走了則田卒汙萊矣是常饑也只當省節用度不可促迫佃戶有子語意是如此本極平正切實非姑泛說君民一體與年饑兩開也百姓足二句若如時文說作欲取姑予是王者因民所利之道無非利民所有之術矣殊有關涉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也節用意在孰與不足言外

主忠信徙義即質直而好義也又析言之則曰修德講

學從義改過周子所謂乾乾不息於誠又必遷善改過而後至皆其義也自記

慮以下人不在察言觀色之外即察言觀色處又慮以下人也使非慮以下人則察言觀色是徇外矣自記

注云遲以夫子之言專為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此又字是從上文未達生來實則因其疑為專論智故未達非有兩層也自記以上顏淵篇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說成王道無近功的話頭便不

是如舜繼堯禹繼舜何俟必世如有者夫子為當時言之也後字必字緊關如有二字言當今之時上失其道已久人心風俗極敝而不易變如有王者作亦必世而後乃可仁也上章善人為邦百年亦是說當時殘殺之風已甚故曰百年比例觀之顯然可見萬歷庚辰此章文皆說久道化成只做得王者世而後仁如有必三字不曾做

若父子相庇護而濟其惡則直曲矣掀然揭之於外又

所謂矯枉而過直不得為直也惟隱字最妙蓋不敢護其惡以傷理又不忍列其過以害情是以直在其中如只説得相隱是至情却遺了道理一層若孔子諱昭公之取同姓即就諱處自以為過處還他公論却不是回護到底也春秋書法内無惡則雖辱不諱諱者皆内惡也此是直在其中之義自記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隱字最妙不是回互是不敢嚮人説吾至親惡事豈有嘿嘿的理不敢嚮便是虧理可

知所以說直在其中不徒在人情一邊說連天理一邊亦不碍方是觀夫子荅司敗孟子論瞽瞍殺人便見得此意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義原在那裏

問直在其中曰隱則明明為不善矣故曰直在其中問朱子云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此在其中與祿在其中不幾不一例乎曰學非所以求祿而祿在其中學有得祿之理也耕非所以求餒而餒在

其中耕亦有餒之理乎在其中不必定是一樣虛字眼執定亦不妥如諸字之乎切我不欲人之加之乎我也我亦欲無加之乎人施之乎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朱子解顯諸仁藏諸用諸字亦作之乎用只得解仁為濟物之功用為機緘之妙推仁而出收用而入然仁本在内誠之通也生物之心顯焉用本在外誠之復也成物之功藏焉故下以顯仁為盛德藏用為大業不必以仁為外用為内也即作顯其仁藏其

用說有何不可

讀書全要有喜意易傳先云說諸心然後云研諸慮不喜歡則思路無由入顔子云仰之彌高始云鑽之彌堅仰如高山仰止之仰覺得聖道不知如何妙有庶幾窺見始可為人之意狂强於狷者以此中行之人何嘗無喜悅却包在内此種最難得至狷便帶冷惟狂則刻刻自喜不是欺人實實自已有得意處

別處說善人地位處便要分別得斟酌即戎及勝殘章

正是說他好處何暇替他稱量本領時文有纏住善人說他質美未學者又有把即戎兩字說僅可以固圉自存者自謂體認之至不知先差了口氣也以上自記

子路篇

不行與克復從源頭上分別克復大段以天理為主是根株盡拔的光景不行是以天理遏人欲禁而不發的光景如東漢人矯節勵行豈非賢者但謂之純粹於道則未也不是安仁是仁勉仁非仁只看源頭清

不清耳克復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不行如鯀之障水有時決防

羿奡之死由篡弑不由射力禹稷之興由聖德不由躬稼适却暗了善惡一層單以不應死而死不應得天下而得天下翻作疑案不是疑禹稷羿奡已然之迹乃是疑當世之亂賊篡弑相尋而據有邦家孔子躬明聖而不得位不應定理便差錯了故口設為疑難而心斷以定理此所以不容答而又不能已於贊也

自記

不能不勞誨者情也不可不勞誨者理也自記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如謂是指生來材質則藝字說不行蓋言須是學此四人之知廉勇藝而又文之以禮樂也時講竟似虛說天生一人知廉勇藝俱全而又加學與子路無干豈有此理若字是要像他

如其仁如其仁朱子說誰能似其仁者覺得太過或是也就像個仁了的口氣一匡天下亦不是說一總都

匡正似是就經他匡正了一番為合

管仲稱仁是一大案程朱說似未諦當細按道理却宜如此立論蓋子糾不成其為君也假使襄公當日立糾而使管仲為傅便有可死之義管仲之從糾不過是倉皇結隊行耳譬如夫婦必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後夫亡婦為之死謂之烈為之守謂之節若六禮不備邂逅相遇從其所私而為之死雖不可辱非要之旌奬不得匹夫匹婦之為諒諒本是好字管仲

若死亦是諒說不得他不好但比之功在生民則所成就爭差遠矣問夫子何不說明此意而但稱其功之大先生正沈吟間復問想是言外有不能如此立功又不如死之為愈底意思曰正是如此聖人銜口立言無處不到却不肯放倒那死的一邊八面俱圓糾弟桓兄伊川單據薄昭之說耳他處都云子糾是兄只是果係世嫡自然名分有在既皆庶孽如何居長便當立當時桓糾皆不當立則其孰兄孰弟原可不

論魏徵之傳建成高祖命之也管召之從子糾誰命之乎不過是倉卒逃難各隨一公子走耳其君臣之分甚微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即此之類如豫讓之不死於中行魏徵不死於李密人竝不以為非也子糾之遇管仲未必國士桓公三薰三沐委國而聽之可謂國士矣妙在聖人亦不說他不死的是總不應答這一節話只稱他的功却說召忽是匹夫匹婦之諒亦還他個諒字未甞說他不該死兩面俱存互看

自明見得管仲亦少這㸃諒乃化工之肖物也

不怨尤則不求知下學則無以異於人而致其知及至上達則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朱子所謂兩頭蹉却此所以莫吾知也自記

修己以敬章道理甚難看修己兩字不是空的如說一敬便畢修己之事便差了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修己之事要離不得一敬字耳安人安百姓亦非是無事但只是舉此而措之耳若說敬則人自安百姓自

安即又差了口氣自記以上 應問篇

古人之學皆是以心地為之本聖人固是以一心而涵萬理學者亦當涵養其心以為窮理之源學者固離不得多見多聞聖人亦何甞不好古敏求中間只差個生安學利困勉若說聖人自一而萬學者自萬而一卻是裂了道術而聖凡有兩心也所以論語兩個一貫皆是聖人以身立教指示學者做工夫處若抗而高之便謬以千里自記

兩個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用力之要非如異氏印證并悟之說一經指點便豁然無事也忠恕章注至詳明此章注即云說見彼章可知兩個一只是一個更無異義何則一本故也漢唐以下學不知本故所謂心學者往往為異氏所冒知天下之大本而立之則所以貫天下之道者此矣自記

問多學而識章曰此章一貫與曾子章同大都聖人全性渾然一點不曾破耗天地間至理都是印証他心

裡的原不是零星記在那裏東漢人物矯立名節衣冠言動都少破敗便道是吾儒盡頭鄭康成輩博聞强記著書立說縫掖尊尚以為是吾儒高流所以自漢及唐一貫之義何曽明白佛氏見吾儒學問不過至此而止遂將心性之學搶去提唱簸弄精神光怪陸離儒者亦從風而靡豈知吾儒之學寂然不動立天下之大本元是以此為根只是兩邉都要到敬以直内又義以方外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直到程

朱實實在此做工夫纔說得一貫明白吾輩何嘗要作惡只是胸中意念不純以為在内不純不形於事或者不妨不知即此便是天命不流大本一差無事不差聖人心源一私不掛一息不間斷三月不違便是顔子問子貢聞一貫雖無一語至他日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想是已明白此義曰禮樂名物何一非由性而出耳目聞見何一非以心為主性是人之本天道又是性之本故立天下之大本乃知天地之

化育
人說一貫是曾子子貢先全不知在心上做工夫夫子於其道之將成以此點化他如和尚付拂子一般他既聞此便全無事不思曾子子貢若向來不知從心上做工夫如何得到道將成地位且聖門安得有此等學問若起頭全無此一後來如何忽有此一此一原是徹首徹尾但地位不同耳不獨聖人有聖人之一貫賢人有賢人之一貫即弟子亦有弟子之一貫

弟子入則孝一章非弟子之一以貫乎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非賢人之一以貫乎只是聖人先但教你如此用功不提出宗旨來說蓋遽與人說心性難曉且不必中間必要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到工夫做得久了乃將熟底一以貫告之提破宗旨益好用功以前非全不知有心是隨時隨事上用心不知大本大源却要提起以為綱主耳

曽子聞一貫後經門人問便解以忠恕為注脚倘當日

有問子貢者不知子貢將何以為對若能以誠明二字作注脚則道理益顯闊矣清植

一以貫或分學識說似有著落學是正往前用功識是將已學的記在胸中學說一貫是心得而理得凡見解不定都是不曾見得自已的心見得自已的心所學便了然無疑識說一貫是心存而理存凡人遺忘都是心不曾存心存則温來温去只是此理便不消逐件求記如今都說以一理貫萬理不知一理指著

甚麼畢竟說心有把鼻些曾子章忠恕亦只說心無

兩一貫也有間又曰一理亦說得去以五常統萬善

以一仁統四德何嘗不是一理然仁人心也理亦在

心

無為而治章註說甚明時文講無為多根恭已立論如

言篤恭而天下平雖有此理然非此處本意 清植

友其士之仁者仁字要淺說如云好心人耳子文文子

豈非賢孔子不說其仁是仁在賢之上此處賢却在

仁之上故一云事一云友或曰事或在大夫上說友或在士上說曰不然此處說不到勢位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自重在賢上

說春秋者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或謂月改則春移看來須以夫子之言為據若果不改時夫子只應言行夏之月不應言行夏之時矣清植

以日至寅而明證歲至寅而生極確今言一日必以一晝一夜為限言一晝一夜必以日出為度故夏正得

天百王不易自記

夫子無所不學想顏子亦是如此不然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豈是逐旋方去講求者

矜而不爭二句有相似相反二義矜似爭羣似黨矜是持己爭却務勝人羣是大公黨却務阿比矜羣皆須兼內外說矜者內而嚴威儼恪壁立萬仞絕無與人爭意見爭勝負之心外而是非可否辯別執守却非與人爭門戶爭名利羣在內說如看得萬物一體絕

無私意要與人同流在外說如和平接物却非因其人為我私交纔加周旋結納相反意在根本上見相似意在發露處見

一言終身行行字要提清是指事上說不然何不說誠說敬而只云恕

直道章癸未闈墨其以直道屬民心者固非亦有專主在上之人行直道於斯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所以兩字全不體會亦非也蓋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

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性之同今古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即斯民也自記

吾之於人章萬歷癸未會試主考以下節為主民說謂是非善惡民之公心三代以來未之有變安得以毀譽易民心之直道此論宋人已有朱子謂如此說則所以二字無著落又行字說不去此章上節須重譽字葢毀原不與不直對如說人不善太過只好說他刻薄說不得不直譽人過當乃謂之不直口氣云我

固未嘗毀人又未嘗譽人如有所譽亦必有試究非譽也下節雨蒼言當先有一段感慨議論極是蓋時至今日人都說末世人情無不好譏直道不可行於今不知特我不行直道耳斯人何嘗不可與行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民心之公何嘗有異時文都說譽且無之而況毀乎又說善善長而惡惡短口氣語脉都不浹洽

直道而行者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斯民當時之民已

非昔民論者不歸咎於行之者非而動云民心之不古即如今眼前人好行靣訣以為趨時者是也故夫子言民心無今古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此意最為懇至精切 自記

乙酉北闈以吾嘗終日不食章命題先生因閱闈文曰此章當先講明如何是思如何是學大抵古人之學不外四術六藝就中如禮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樂便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

養其目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都是踐履所以朱子解學字兼知行説思却是空空的在那裏想人心之靈無所不通就所思處亦有一路道理如莊子許多見解圓變無窮豈不是他想出來的只是不根據古人便有走作朱子説得好有所証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心雖見得是了然尚虛在那裏得古人以為證佐所見方實心中雖有所得然安知不更有一層道理足以奪之得古人以為幫襯所

得方安看來諸闈文都是吾甞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致其知無益不如力行也致知豈單是思且致知豈可謂無益因抽出就中張椎一文云此文小講下說學思本不可偏廢照管夫子平常說學而不思思而不學之弊下隨轉一語云彼學而不思之弊易見也此句大佳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求解這不過是愚庸書生何消理論若思而不學便有高明才智一流往而不返就偏僻一路生出許多見解自許獨得開

教說法其弊無窮若文衡有準便當以此句定也

問謀道不謀食章曰不是中兩句是無命也不是末一句是無義也命是為中人說的知義則命不足道故口氣須著一折自記

不讓於師是旁觀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自記以上

衛靈公篇

均無貧三句若照上文宜說均無寡安無貧如何反說均無貧却添出和字而曰和無寡又添出傾字而曰

安無傾將謂聖人是隨口說來無甚意思其實非也細細體貼一字不錯上二句口氣言你不要患寡患貧但當患不均安耳何也如父母有千金四子分開若一人得去五百必有貧者矣今每人各分二百五十雖不免於寡然不至於貧矣蓋寡是家私少些貧竟是空乏了不均則彼此相爭而不和均則和矣和則彼此情意浹洽有無相通並可不至於寡矣既均且和則輯睦相安雖或不免貧寡而斷不至於傾此

所以貧寡不必患而不均不安之足患也

遠人是指强鄰敵國非顓臾也前云邦域之中社稷之臣後又云邦内柰何以遠人目之乎自記

桓公雖假仁義猶自修方伯連帥之職至三卿田氏斯為無説此孔子所以稱管仲之功而惡三桓也庶人不議非指怨謗如所謂處士横議之類皆是其流禍甚烈觀周衰人立私議究於坑焚可見也若止於怨汝詈汝則所謂庶人謗者是盛世所不禁自記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據上節說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何不云政不在諸侯蓋政原在諸侯
天子司天下之政諸侯亦司一國之政但不當自諸
侯出耳若夫大夫則僅可議政而不可專政故下又云
庶人不議明大夫得議也分寸絲毫不差
朱子註上論一字不可移易下論雖道理不錯文理便
有疎漏如三友三樂損益必要說得相對覺得牽强
此乃各分淺深朋友之間有好直言的然或沽名或

使氣未必出於真誠所以又要諒真誠矣或學問少
見理未明所以又要多聞便辟者外面威儀詞令或
尚可觀至善柔則一味卑屈諂媚以順為正矣至便
佞則又變亂黑白倒置是非其害更大三樂亦是如
此不必皆相對立言也朱子對門人說某讀上論覺
得比下論好些上孟比下孟好些中庸前半部好些
不知是古人之書前後不同不知是自己心血不足
看不到可見朱子既誠且明光明磊落千秋萬世皆

得見之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時解以者字作虛字友字作實字謂益於我者有三樣朋友損於吾者有三樣朋友看來此者字以人言作實字看友字以交接言作虛字看言會長進的人有三樣交接不長進的有三樣交接如所交的是直諒多聞這便是求進益的若與便辟等相與便是不求進益的如此則上下友字俱屬一例均

樂節禮樂三句其意以節禮樂為根自己於禮樂不徒好之而已一一節目都詳明有條理惟其節目條理所以見人有善此者便樂道之既樂道人之善自然樂多賢友互相講習樂驕樂三句亦都在驕字生根先只見得自己是要快活到佚游竟放開了到宴樂便又溺於其中終日醉夢而不能自拔矣

樂節禮樂節字照注説自好若從張子説亦有味葢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節者以禮節樂以樂節禮終日用

意孜孜只在身心上檢點是之謂樂節禮樂

聖人言語俱有次序九思章視聽居先四勿亦先視聽心官之外惟重耳目人惟視聽最易入又無時無之次則色貌之見於身者次則言事之接於人者次疑忿皆日用間所必有而切於身心者然後以見得思義終焉由內及外一絲不亂

問九思以視聽為先洪範五事何以先貌言曰彼以敬字為主故先貌言此以思字為主故先視聽　自記

見善如不及章語意本明但前一項人却是後一項人的根基抹殺不得大概是要門弟子拓開些的意思如原思自守有餘却少與世相關之意若由求則又於隱居求志邊少了伊尹樂堯舜之道再聘還不出來即太公八十自是有終焉之志忽遇文王非所料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人都說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兩個以字不

見醒出而隱居行義字皆不著實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雖亦是他的志如此然其志有限求志之志便大必隱居以求者何所謂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伊尹在莘野之中樂堯舜之道便是如此孔子五十以前總不出來當亦是此意達道固是要行其所學然云行義以達其道何也若待堯舜之君三聘而出千古能得幾見但有可為之地有可為之機不必大有為之君大可

行之時隨分而行如見行可際可之類全是如此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此二句是聖人全神由求等便不能隱居求志荷蕢荷篠之徒又不能行義達道由求行義矣而不能達道荷蕢荷篠隱居矣而不能求志故曰未見其人

隱居求志二句其意每句皆有兩義求志非隱居不可然荷蕢接輿之徒不可謂之求志隱居矣又畢竟要求志達道非行義不可然當時從政者不可謂之達

道行義矣又畢竟要達道此節講家多以未見其人一言難於安頓顔子只得串講謂顔子不曽出仕其實不然安知此語不説在顔子既亡之後只是説此等人身分就是終身隱居亦何害其為行義達道

不學詩無以言此句極要體味三百篇中有含蓄不説處便是不該説的須逐篇體味一番 清植

論義理及文勢則稱於異邦曰寡小君者蒙上邦人為文為本國對異邦之所稱也孔子作春秋於夫人之

卒則稱夫人臣子之詞也薨則曰我小君蓋有列國會葬故曰我曰小君皆對異邦之稱也自記以上季氏篇

上智下愚不移大意固是言此等人不常有而中人最多欲人之謹於習而不可諉於性然其所以不移則是此兩等人立志不回自不肯移也苟下愚者而肯從善則亦無不可移之質惟其不肯移所以為不可移所以為下愚也若中人則斷無不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者顧所習何如耳程子言之甚明真得聖人

之指蓋上智習惡亦不肯為惡下愚習善亦不肯為善此自其立志則然也 自記

小子何莫學夫詩學不是尋常習誦若只尋常習誦如何能收其益下章為周南召南為字亦要看出沉著工夫來 清植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平看去亦可若作四時行而百物自生如所謂春秋冬夏莫非至教說於何言意似尤緊切 清植

有人聞其弟訃二日即入衙門辦事又巨細不遺神氣如常先生非之因曰即不得已而辦公事總其大要不及瑣細倒是有跡略處方是宰我謂禮必壞樂必崩其實不壞不足以為禮不崩不足以為樂此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人逢喪事亦須思如朋友死倘不思便悠忽過去了惟思其待我如何自有不容已處子張曰祭思敬喪思哀理當如此以上陽貨篇

或人諷柳下惠之去不是激懟之詞葢諷道之不可行故答詞有直道枉道等語自記

孔子攝行相事如今説錯覯家語自明古者兩君相見必用相禮之官當時夾谷之會欲命相知禮無如孔子者故以司寇攝之司寇官尊所以云攝朱子於齊人歸女樂注仍温公通鑑之悞皆以為行宰相之事當時官爵並未有宰相之名也三月大治即為司寇與聞國政之時與聞國政效便如此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如時解行義只是求做官殊不成語語類中說仕纔有義既不仕矣遠近去就都沒了緣何見義覺得有著落些但又似與上下文不甚關合若說行義是輔君以有為又與行道相犯行義既即是行道又如何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義字却指君臣相關之意說譬如朋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言之聽而計之從是行道倘規勸而不見聽却不可存一好歹由他之意視同陌路此段望其開明幸

其悔悟肫切意思是義也此義字是說性之相屬情之相關所謂大倫也與長幼之節對說若在皮毛上說如何謂之亂大倫所以說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行義即此行義達其道即行道之謂也荷蕢晨門之流隱居矣問其所求之志何在不能行義矣又安有所達之道聖賢不是說我有一副當學術一得君便行出來其見之施為者皆是他内裏一段精誠逼出來的有此方能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

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

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中論贊尚是此體

侑食在堂上而以琴瑟為主雖未有考証然據周禮王

大食則奏鐘鼓明每日常食不奏鐘鼓也又禮記王

灖進𢪔進羞工乃升歌疏人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

以琴瑟而歌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

自記以上

微子篇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這兩句極好守其一說而不參之以衆論行其所見而不考驗之於人情皆不好倘弘矣而信道不篤恐見新奇可喜者遂棄其學而學焉却又不可

子夏之門人小子及問交章覺得兩人俱有是處各有不是處子游說本末非說始卒是就立志大頭腦上提掇他來爲不是不好說門人小人便當先末後本也至於始卒自應有次序問交章子夏語雖較褊然

夫子云無友不如已者拒之未即有乖於聖教也子張語固寬大第門人是問交非泛問處人也曰容衆曰矜不能衆與不能非友也容之矜之非交也兩章書問答皆覺得針縫不對至孟子議論雖極翩躚却少罅漏答湯武放伐的說話語吻似覺吒異然推到最上一層道理本是如此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要其坐享富貴也要其撫養天下耳茍自絕於天則人亦不戴之為君矣如好貨好色好樂乍見之覺不倫說

來都是道理第夫子却更渾厚完全所以為盛德之至如或人以德報怨之說若孟子辨駁必說到以怨報德矣聖人却問一句何以報德已包得此意方分兩路與他說何等妥當

博學章其意重在兩而字一折折到篤字近字上蓋不博學無以為篤志之地然博學而不篤志徒以廣見聞資口耳而已篤志是鞭策所學必定要討箇實理不切問無以為近思之地然切問而不近思徒求之

事迹而已切問已是切於事情裨於日用近思却又體驗到自已身心上去此二句甚密與子思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差不多子夏却以此包篤行在内極似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見得非截然兩叚工夫聖人龍德又不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妙在入一句寛以居之然後說仁以行之規模火侯不同問寛以居之是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否曰其解之云虛明廣大而無自用之私涵泳從容而有自得之味一句說

規模一句說火候聖人放在那裏磨盪消融未嘗斷火鍊得全無渣滓仁以行之便了子夏云篤云切云近是用多少力把緊了做恐到底成就與聖人別曰顏子是此一派否曰亦不知何如但問為邦夫子一口氣將四代禮樂說與他於問為仁便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告他人便不如此曾子又稱他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却是大舜光景曾子恐是壁立萬仞做又差些〻問及其知之

一成功一可是全無分别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其純然天理自是無二若規模火候畢竟不同問顔子若不死能與孔子一樣否曰只怕是一樣如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大抵剏始人其工夫即與後人一般而氣象渾厚濶大處乃天之所為不可及舜似比堯更精細然堯却能包舜周公似比文王更精細然文王却能包周公

博學而篤志章某意比常說又不同博學一頓篤志切

問近思都收住裏面如讀一書實在專心致志讀透他至問人又無一句閒話亦無一句虚話又都反之身心體驗一番朱子所云切已體察即近思也都承博學說凡言在中者皆不求自至之辭葢這一件與那一件似不相干却都相關故末及力行意須補但云以此措之施行便是了

告子章即儒佛分派子夏之門人小子章即朱陸分派子游謂當提起大本為宗論非不是子夏說孰先傳

孰後倦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倒似聖門學問畢竟先末而後本者以大學論致知格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周禮三物之教以六德六藝六行為序及論語弟子入則孝等章觀之似不如此當日若答子游云即此是本語倒無弊蓋即灑掃應對進退小心謹慎中規合矩便是培養其良心久之自然知本陸子靜謂先立乎其大者說何甞不是弊在把窮理工夫看輕了便破敗百出蓋窮理工夫甚大與主敬存誠竝

重但觀王陽明致良知欲破朱子格物說到後來做詩出韻寫字寫別字論古將事記錯了此豈良知中應爾乎窮理格物而良知乃致也

子游譏門人小子本之則無有似象山一派直達本原子夏之意又有似呂東萊只教人留心名物象數其實灑掃應對進退正是養正之功所以培養他根本使心不放而範於禮也子夏若將此意剖破子游更有何辨却但說教人有序竟像子夏之教原是先末

後本的聖人沒而微言絶游夏已分兩路一貫之義體會者甚少夫子兩番為曾子子貢拈出人都說是言道妙其獨謂是示人以學道路頭大抵聖人空說道妙處甚少只是聖人有聖人的忠恕吾輩有吾輩的忠恕聖人自然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吾輩須是提醒此心則散錢有串心一昏放便無此索子奈散錢何收斂提起是學者之一貫也

問學優便不仕何害曰古人最要仕所以自試所學故

曰皇皇如也子使漆雕開仕不驗之於仕自已亦信不過古人之仕不是身外事以上子張篇

論語自是門人之門人所作不知誰氏之筆而裁節乾淨妙至於此堯曰一篇敘幾代事數語已盡妙義且有波瀾裁斷到至短田地而精當具足自記

雖有周親節是解上善人是富善人國之紀也故以為安天下之首務謹權量二節皆是在上之事至於及民惟食喪祭為重寬則得衆四句不見於書自是統

論帝王不單指周說

子張問政章大綱只在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下三句是此二句之根為政不能使百姓自己治生雖日散萬金而不可繼徒費而已勞之以所當為之事如教他孝弟力田三物六行皆是特迫促嚴急不以其方無為善之樂無自己以為本分當為之意使至於怨費與怨便是驩虞之術一養一教尚有何事欲仁而得仁是惠而不費之根蓋我之惠百姓者是見民之困

若必使之得遂其生方完得自已一段惻隱之心既非為利於已亦非欲沽其名何貪之有此所以惠而不費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只是檢點自已以身先之人見其如此感而且愧一有條教自然奉行雖勞何怨此乃勞而不怨之根也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與無敢慢儼然人望而畏之相反虐暴賊則勞之而怨矣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欲仁而

得仁惠而不費相反問與人只在與一邊說出納納字不重否曰出則吝其物納則吝其名皆是與人之吝也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一項事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敬事而信一項事此章與道千乘之國章闗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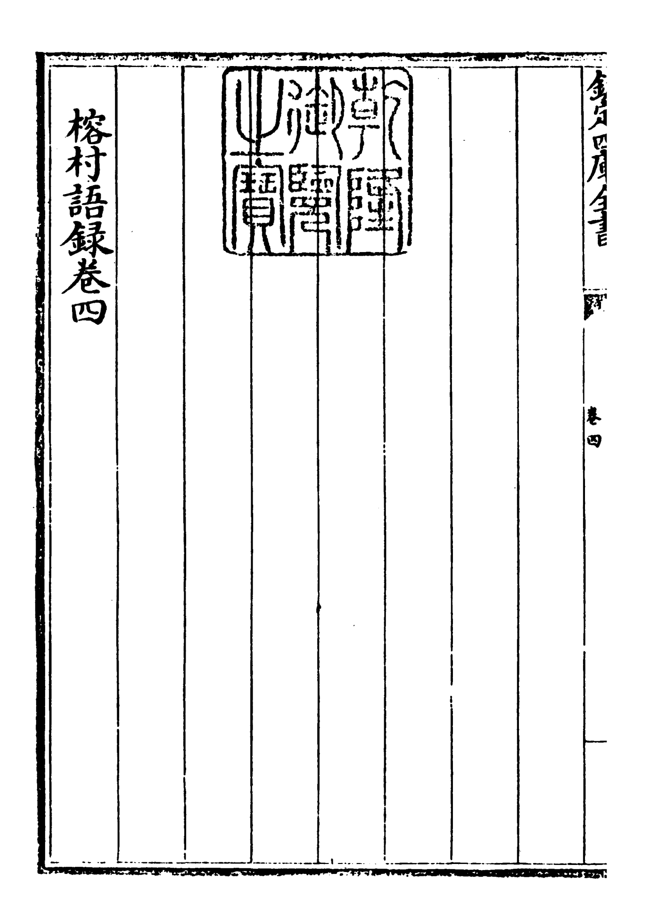
欲仁而得仁言我欲仁愛於民不過得吾仁愛之心而止不望其報不干其譽此所謂利之不庸乃惠而不費之根也此句說得不錯則前後許多言語皆是一

片王道貫穿矣吝與貪與費只是一事貪是本根費是枝葉吝在二者之間看出一面貪其名一面惜其費勢必至出亦吝納亦吝也自記

不知命章近亦明白了問有異解乎曰只是尋常講便是不知命便無站脚根基何以為君子不為小人問知禮何以次於知命曰知命是出處取舍義利之間知得分明儘有出處不苟取舍分明不能合禮者到得言動合禮便是隆禮由禮之意問何以知言倒在

知禮後曰知言是格物窮理其工夫原廣大精深觀孟子説他得力只是知言養氣他説知言不尋常其歸至於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如何本領問但從知上講不闗行事否曰自然連行在内不但知之而已

以上堯曰篇



乾隆御覽之寶

榕村語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語録卷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上孟

程朱與孟子相去分際可見不如孟子所見透而熟孟子之去孔子從氣象上分别自有間若道理上覔取竟無從見其差别問孟子比顔子何如曰孟子云姑舍是此如二程雖受學茂叔至叙道統却不及茂叔在聖賢豈

有矜傲之私而言乃云爾此意殊可尋思顔子雖不見其著述施為但如視聽言動皆禮便到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田地他便直任不辭是何等力量夫子誘以文禮他便欲罷不能直是天行健不曰文禮之事已畢而曰吾才既竭立言亦大妙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是何等境界孟子他日又云禹稷顔回同道其推挹可想矣聖賢學問如鷄子一時不出殻到底是雞蛋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已覺得快活顔子未達一間想尚

未有此一日也孟子雖自任舍我其誰只是言當今之世故曰惡是何言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然是不敢自信只是他才識大如論不動心便令佛學粉碎葢彼之不動是頑空是死的其中無有吾儒之不動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活的其中無所不有槁字妙極長則長矣奈巳枯何直從源頭絶頂處剖開指明洞中要害萬古一炬也友云孟子直見得此輩之害大而深故闢告子遂以斷佛教之

根孔子未嘗顯黜伯功孟子獨云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又欲斷功利之根其功直與天壤不敝
人都疑孟子欲王齊梁是要叛周看孟子言語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是何等嚴毅由孟子之論見
得天為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為君一家欲其富
貴久長世世子孫享受也故湯武革命受命於天絶
無不是處孟子直是從天立論得最上一層道理孔

子議論却又低下一層為人道立萬世極更覺精密穩當故以服事為至德以武為未盡善看文王一面孜孜為民却一面於商家可扶持處便扶持他與孔子意思一般問文王若處武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規模不同力量更大德器更純處得來更覺無跡些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羣然歸周不必觀兵商郊自致混一亦未可知大凡一件事著兩人做即心術做法一樣而各人身分所至其氣勢規模便自不同必

不可强

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只是才大學問直溯源頭掘井見泉横說竪說頭頭是道

孔子文字尚是經體開後世文字派却是孟子孔子文字無雖然轉法應用雖然處都用是故後世文字之妙至韓而極尚不如孟子韓文如百寶砌成到自然地位孟子則元氣流行無復雕琢擬議之意

雞豚狗彘只供老者固是為自家養的不忍輕殺亦是體天之道處天所貴者種類便少牛馬只産一子所以太牢不輕用次之狗彘便産得多些亦不能繁所以無故不殺犬豕次之雞鴨卵生便可數十然猶有數至魚蝦之屬所産不可數計所以說魚鱉不可勝食即少者都得食矣可見聖人之制一一皆是準之天道

謹庠序之教一切都修舉申之以孝弟之義是提醒他

本心若看下句與上句一般何須重説

須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不是單説自家的父兄是説王化流行行路者皆修弟子之職

孟子説見牛未見羊意理甚精凡事皆當如此如有一金在此見一友在急難中且將此濟他若算計萬一明日更有急難之友何以濟之便連當下這一金亦不用豈不躭閣萬一再有人來恰好又有則再濟之實在沒有只得罷了不可將未見面事盤算到頭也

鋭峯和尚云當下該這樣便這樣不必算計昨日不這樣明日又不這樣連今日亦不必這樣却是都落空了要前後際斷孟子說交際亦是此意禦人於國門之外是顯然的自然要誅諸侯之取民是隱暗的且待教之不改而後誅都妙盡情理

問不動心是立否曰在立與不惑之間

孟子不動之心是活的不似告子是死的告子乃佛之至精者孟子亦闢佛之至精者告子謂儒者讀書窮

理在言語文字上做工夫與心不相干其心不光明又借忠孝廉節一股氣來帮助如飲酒禦寒一樣到底不是本來熱氣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論乃佛之正脉不知仁義禮智皆根於心既要誠又要明始能復心之本體故中庸一面言至誠一面言禮儀威儀兩邊俱到心體始能完全告子所以如此者病根在不知義根於心而以義為外故也精透非常雖程朱闢佛亦說到此猶不如孟

子單刀直入言簡而盡也當日蘇秦張儀孟子絕不
屑掛口就是楊墨亦粗淺孟子只將其無父無君揩
破了人亦容易明白到告子直在身心性命上闢一
邪路所以孟子費許多苦心與他反覆辨論
告子勿求於心是不窮理非不持志也告子之意以為
人不認得心多把言認作心而求心於言把氣認作
心而求心於氣故必離二者而後識心如所謂語言
道斷心行路絕者云爾　自記

不得於心四句令人說得告子是個呆漢了告子是要明心見性的人欲使此心空空靈靈所以不得於言便以為此是言語邊事何與於心勿求於心則心地空了不得於心便以為此正當於心中用工夫何與於氣勿求於氣則心又空了此正是近世和尚家所謂參禪入定打坐觀心者豈是冥頑的人然究歸此心空虛無用其獘必至是耳

問不得於言猶言不安於心否曰是大概告子此四句

是佛氏最精處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猶云如有不得於言勿認作心心自有所以為明者不在語言文字也他只要此心光明如一盞燈滿屋照耀不消逐物求見故佛家以此心為須彌柱萬古不動萬古光明問他亦有參禪悟道之說曰他參禪却不在那句話上參出道理不過將此心逼歸一處便生明耳他嫌語言支離又有時說參尋嫌氣魄無用又有時說氣力總是遁詞知其所窮

在京邸時見陸稼書與人云持其志是知言無暴其氣是養氣其對其人云此悞起於陶周望文末比云葢志不持則本原一乖而内外遂以兩失故知告子勿求於心之說妄也不待辨也氣無暴則存主愈湛而本末可以相資故知告子勿求於氣之說亦妄也豈誠可乎既以持志對勿求於心作反結宜乎疑持志為知言一邊事矣豈知求是尋究之義持是操守之義兩字不可同其人云然則持其志三字何根曰根

在不得於心心字上來告子謂人不得於心則持守
其心而已要此動盪發揮之氣何用孟子言人固當
持守其心然又離此動盪發揮之氣不得安可暴而
棄之在孟子口中原渾然只見志氣之不相離而養
氣即為持志之功耳至程朱析理徵密謂持志之道
在敬養氣之道在集義辨論反覆見於或問甚詳雖
孟子當日未必遽如此區別然敬義是學問大關節
所謂學者各以其意求之則竝行不悖是也復撿或

問示之稼書聞之遂大以為然 自記

之銳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何以置之不論曰孟子初說不可就罷了直到後面論知言處纔說生於其心云云即是破此

無暴其氣時講多錯大抵以置氣不管為暴不是暴字本義暴如暴殄天物之暴謂浮動妄費也蹶趨即暴氣之一端無暴一層在養氣之前先不浮動而後可集義以養之與養氣相對看一是不要妄費一是要

生息他如言語先要禁其躁妄而後求其事理通達

心氣和平也凡事皆如此

暴氣不是指吿子凡人動氣時志逐之而不能自主者多矣如人家子弟不能管教任他亂撞又如騎馬不能駕馭任他奔騰一般令人說無暴謂如手容恭足容重之類理非不是但不親切此處且虛說只是說志固要緊氣亦不可不照管故下志壹氣壹都是說不好一邊且未說到養他的工夫

今人説持其志無暴其氣謂志固不可不持氣亦是好
物事不可不養不知無暴纔是養氣的頭且莫説他
好氣原足以累志如責罰人此人所犯何罪吾志先
定稱情行罰是持志却有臨時動氣以致過當者此
時氣發却不管當初所持之志如何此豈不是氣壹
動志所以既要持其志又要無暴其氣此處却是説
氣不好因此所以不可不養未養之氣不可暴養成
了反大有用此是兩層説話如馬然未調良時有蹄

齧之患既調良時足以任重致遠如兵然未訓鍊時連主將多壓制不住及訓鍊好了衝鋒破敵反大有助

告子說心是心言是言氣是氣孟子說言亦是心氣亦是心無精粗無內外莫非此心莫非此理氣以粗者言之為北宮黝孟施舍之氣若精則配道義為浩然之氣上下與天地同流

人都說浩然之氣能塞天地配道義王姚江獨云與天

地不相似道義不相合者非浩然也便與孟子開口說難言也再言其為氣也口氣神合葢是指浩然之氣如此非是說浩然之氣其妙如此也要歸是以理為主自記

死灰是勿求諸心槁木是勿求諸氣知周萬物是知言動容周旋中禮是養氣自記

告子便是佛家大教頭任後來多少闢佛之論總不及養氣一章不得於言四句是告子之學切要處至今

佛家還是這個丹頭他說不得於言此何與於心勿以此而求之於心不得於心正當於心上打疊又不可求之於氣葢落於語言文字便支離纏繞於知解之中落於綱常名教便依託假附於氣魄之内吾心本自明何用語言文字吾心本自定何用綱常名教孟子直搜其根曰外義惟以義為外故將語言文字綱常名教都以為外來假合的物事盡欲破除

問無暴即是善養否曰不是善養便是集義無暴不過

不要暴耳問暴即是勿求否曰亦不是暴是妄用此氣御之無法勿求是竟不用問先生言如子弟不管教即是暴豈不是勿求曰此如將之有兵暴氣者如役之不以其道撫之不得其情恩不足以結其心威不足以制其命以致他不用命告子是主將孤立散遣徒衆不用一卒故其勢窮蹙暴氣義襲却不是告子病今人都强泝在告子身上無事而正而忘而助長恰是告子勿求之說開了

養氣章朱子亦只解得七分從來闢禪學中其要害搜其根底機鋒相對者無如此篇人因粗看注中冥然悍然二句以告子為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底人果爾何敢與孟子分席爭長孟子又何須為之累牘置辨耶不得於言四句乃是告子丹頭要看得精細彼以儒者之語言文字都是外面知解原非本然心中所有吾心自有昭昭靈靈者要見本來面目不消認知解為心又以儒者立氣節厲廉恥依附名教至

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都屬外面粗氣魄吾心到得定時方且離四大空五蘊撒手游行尚何富貴貧賤威武之可言故於心有不安處只當加功於心不必求助於外面氣魄上二句即禪家明心之說下二句即禪家空心之說一是破儒家的語言文字一是破儒家的忠孝廉節他見得孟子學問路頭錯處在此此處看得粗便看得孟子闢之之言亦不精矣不得於心却不由於氣氣無義理故也不得於言

必須求於心言即義理所在故也故孟子言以二者相較其可不可微有重輕然其實氣亦烏可勿求如欲訪一友便足力生忘路之遠近若心不欲往便筋疲力倦氣與心豈不相關者如此看來心與氣正是相資相助如何可以置之所謂義襲而取乃是如今人借一公事憤激壯往一般告子以孟子的氣餒正是這樣故孟子言其為氣也如此其為氣也如此是乃集義而生者非是義襲而取者如言我記的書是

讀得多遍自然精熟者非是偶然强記而得之者是孟子自白語緊對告子意見不是教人不可義襲也是非二字如此纔明何以見得非義襲而取你看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告子以氣可襲取總縁以義為外之故若知義之在内則知氣可集而生不可襲而取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一路捜根至此直抉出告子病痛源頭至緊至切處若如今解却似義襲句不過是帶出如順手敲擊一下而已何

關痛癢至下節注以為養氣之節度亦似未然看來此節乃是他不動心底工夫欲心不動必以集義為事不可驟期其不動心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循序有常不可欲速而助之長助長雖似長得較易而不知其苗已槁矣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而適成為死而無用之心孟子之不動雖若稍遲却為生生不窮之心者以此槁字對鍼不動心予助苗長緊對先我不動心佛氏之心清淨寂滅了無用處吾儒之心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天地位萬物育總是一團
生意闢佛之精透無過於此
如今人以集義所生為孟子義襲而取為告子又以告
子為正而助長的而以無事而忘為另一種人金正
希想到告子外義決不襲義勿求氣決不取氣乃云
告子雖不義襲而取其實與這樣人同歸是義襲而
取乃吾儒告子之外別有這一種人與如今所說無
事而忘的人一般豈知此兩節口氣在是字非字必

字勿字因異端說孟子是義襲而取故孟子自白是氣也乃集義自然而生的不是託義之名迹掩襲而取的行不合於義便不慊於心則氣餒義豈在外者乎必有事焉亦不是說養氣節度是說不動心之道告子勿求於氣如何肯在氣上用著正助忘與助長是一個人不是兩個人告子在心上用功似不可說他無事然不以集義為事便是無事他用功於心曷曾一刻忘然却念了集義了四句皆對告子以為無

益而舍之如今人說以苗為無益而舍之文理說不
去蓋云以耘苗為無益也非徒無益言非徒無益於
苗也問告子勿求於氣正謂氣是義襲而取的於心
無涉所以勿求孟子義襲而取句正是對針勿求於
氣曰然問知言工夫包在集義内所以知言不用詳
說曰糊塗人如何集義問心裏不明白亦難說慊心
曰然異端操持此心曷嘗不是根本工夫只是少了
一邊也吾儒戒慎恐懼是根本工夫却不曾少却學

問一邊所以其說中庸下半部是破異端最切緊處至誠是說根本至聖便說禮儀威儀尊德性又要道問學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是字非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必字勿字俱是緊對告子辨折口氣緣告子心疑儒者為義襲故孟子辨之謂吾之養氣是如此不是如此緣告子外義而先我不動心是有助長之病故孟子折之謂人之事心當如此

不當如此然則告子固未嘗集義亦竝未嘗義襲何則彼既外義則賤義而不復以義攖心故也其所以助長而能不動其心者是從强制其心中來不從義襲中來義襲者襲氣也告子既勿求氣矣而又安肯襲之故謂助長為另指一般人則可若謂即指告子也者則其所以助之之病與上節襲義不同明矣必有事焉亦只宜泛說心學集義養氣四字俱在必有事焉四字内見若指定是養氣節度則告子非有事

於氣者又豈肯助之長文意亦礙矣自記

集義節人都說成必集義以生之勿襲義而取之以襲義而取為是告子不知告子勿求於氣又以義為外豈肯襲義又安肯取氣此是告子不認義為内見孟子事事必求合義便謂此是用在外之義襲取在外之氣孟子辨之言吾是如此非如彼與告子絶無相干後來陸子靜亦以襲義詬朱子朱子辨之曰孟子本文原是義襲所襲者是氣如今所言却是襲義了

今人又以集為事事而集襲為襲取一義不知大㫖都不在此告子以義為外即使百行萬事盡都是義亦是義襲而取亦是無與於心其病處却在義字不在襲字若是襲義却有何病如人義存於心或因讀書觸發方動出來不可謂非由中之義至行有不慊於心却因義襲而取說錯了遂以為襲義則不慊於心不慊於心則氣餒此意與義外絶不相對遂令下文告子一轉皆無著落此正是明義之在内言所行

一不合義便不慊於心而氣餒豈得以義為外乎告子始終以義為外我平日以告子為不知義正坐此耳 清植

義内義外是二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并言與氣而外之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此告子論性與此章之言相為表裏處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而無以知言皆是一串病痛 自記

義襲而取注中言一事偶合於義似未穩假如忠臣孝

子平常未嘗有學問工夫忽然感激而成忠孝此一事便配道義非襲取也

養氣章是從來所無必有事焉數語說得更親切天地氣化事物生息理皆如此必有事焉在那裏只是做勿正且莫要管效驗如何心勿忘只是心在這裏勿助長莫因效驗不來便助長譬喻更妙就如苗日夜滋息到成熟時自然結果此是孟子說出火候差一息亦强不來只要不斷該文火用文火該武火用武

火工夫既到他倐然會變化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凡事皆當如此如做一事必定晝夜以此為事不可著急不可間斷又不可硬帮上去天地不教人慽便不是天地堯舜若不猶病便不是堯舜天地只見得不足所以不已至誠只見得不足所以無息助長就是他忘了佛家立地要成聖果却是為何便是求仕手聖人只是日有孶孶斃而後已故曰悠也久也又曰純亦不已

如今都說舍之而不耘不過是不用工無益而已還有苗在揠而助長則苗受其害而槁矣語氣重在助長上其實不然正而助長即因無事而忘也告子便是要一無所事心齋坐忘惟其如此所以要心不動便是正先我不動心先守便見他助長無事即是清淨寂滅忘即是一切放下乃是病根以宋人譬極妙宋人看得糞培水灌都是將外邊物事强相滋益何如就他本身用功即刻便長正對告子槁守尤妙長則

長矣却是槁了你看千餘年來可有一個和尚能把天下治理一番否他的心全不活動所以枯而無用

養氣章鄙見與時講頗異者三告子兩個勿求求字要活看葢謂不得於言即是言邊事耳不可悞認作心不得於心即是心裏事不可悞認作氣其辨心本至精故有所謂似是之非彌近理而大亂正也若如時講其說大段粗淺不煩孟子深辨矣是集義所生兩句是別白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於中生的不是行

義於外襲取底緣告子們是外義外氣之人中懐此疑故破之觀是非兩字可見若如時講却不是闢告子又須闢一項人矣必有事節便與外義集義緊相關正是説做不動心工夫處集義養氣而心自然不動便是勿忘勿助外義而强制其心便是忘助助長之病在心不在氣如時講云助氣長則告子非是欲養氣者此喻又是為一等人發藥不中告子膏肓矣

四者之病以漸而深詖辭之蔽如於正路上有偏側却未入別逕滛辭之陷則出入於旁蹊岐路之中矣然於正道猶出入也邪辭之離則舍康莊遵險隘去而不返遁辭之窮則迷入荆棘泥淖困於無所止息而逃者矣自記

詖滛邪遁蔽陷離窮四項要認得確如走路然詖是正道上歪些滛是漫到小路上去邪便另入曲巷別為一路遁是無路可走蔽是見不明緣不明所以走得

歪了陷便見得那一路上有些趣走過那一邊去離
是居然見得那一路好反說正路不是窮便覺得行
不去茫無所見不知所歸王陽明就是這樣他本講
正路學問初間歪向那邊去漸漸攙入些佛家話漸
漸竟說那一路好到後來說不去便撒謊著朱子晚
年定論亦窮矣至於窮便又繞到這邊來回護遮掩
所謂窮則變也孟子書下的字眼無不確當所以為

智故不厭不厭而智大矣仁故不倦不倦而仁廣矣自記

養氣章向來說得逐節逐句文義近來通章都看得有照應向來說養氣便似與知言無涉說知言便似與養氣無涉後半論冉閔夷尹等節不過是推尊孔子自結出學問從來處近看得此章知言要緊大旨與集大成章相表裏知言是智之事養氣是聖之事前面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便已定一篇之案曾子節已提出夫子兩縮守即直

養直便是義集義必由於精義便是知言養氣工夫全由知言勿求於氣可者心是氣之本只求之心還可勿求於言不可者理又是心之本所以不求之心斷然不可告子未嘗知義知義即知言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即精義集義之事也如今只說詖淫邪遁一節是說知言竝不曾說知言工夫其實下面公孫丑問善言德行德即貼生於其心行即貼害於其事孟子說孔子學不厭教不倦知言工夫不能外此夷尹

之治亂進退聖之事居多故曰皆古聖人孔子之仕止久速便是智聖之事兼故曰願學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養氣事也聖之事也故曰是則同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說夫子如此知言事也智之事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章脉絡聯貫處甚妙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字宜著眼不然便只是不忍之心何為加一人字禽獸草木從此心推出雖皆愛之必竟人是同類尤見親切故下引孺子入井亦在人上說

禽獸之形多偏故其性亦不全凡孟子言人性情處人字皆須重讀故曰異於禽獸者幾希下部富歲章論足口耳目相似便是此章有四體義疏也

禹拜昌言亦所謂舍已從人取諸人以為善也而舜有

大焉者其根全在善與人同四字葢忘其孰為人孰為我也此中分際甚微惟孟子能辨别得出自記

取於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一些不錯大聖有大聖的與人為善就是平常人亦有平常人的與人為善其少時見人一篇好文字或有一二處好或有一二句好便舍不得反覆閱之到得他忘了其尚記得他便狂喜立時化去許多矜誇好勝之氣夫子稱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用中孟子說舜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可見舜總是如此然皆由於明若不知道是善如何取人所以好問好察等項總貫在大智內

觀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及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等處知七篇非孟子自作

問退而有去志又曰豈舍王哉何也曰見得不足與行王道故要去看得還有指望所以不舍忠臣孝子之心皆如此如父母有病看得是不能起然有一分指

望自還在那裏盡人事是一定的
朱子解孟子多以孟子不甚留心典故遂依様解去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以庠字為鄉學名考之於經則周時校序甚多不獨有庠也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術即州也以子產不毀鄉校觀之則鄉有校塾在家小甚不足數五百家為黨則人家稍多五黨為州更大於黨五州為鄉又大於州葢教化之興自上而下而漸密自大而小而漸多夏之時國學之外

又立學於鄉而校名殷則並州亦有序矣其鄉之有
校可知至周雖黨亦有庠則州有序鄉有校更可知
非夏殷周各有一名而不相兼也庠則去家不遠修
子弟之職為宜州則主於志正體直比禮比樂以將
上薦故習之也鄉則一切教法俱備以將升之國學
與元子適子卿大夫之子為伍故也
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
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

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始得為之少則不能中律令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孟子夏校殷序周庠之言必有所據自記

問勞之來之數句通作教人說似複若以勞來對柔惡一種人說匡直對剛惡一種人說輔翼對得中一種人說如洪範所列沈潛高明平康正直三項如何曰

不須如此此數句隨便教人皆離不得即如教小學生先要使他歡喜去讀書不要使他拘囚困苦這是勞之來之他如何能一律馴謹萬一有走作只得夾持起來便是匡之直之已經上路自已走不通時要幫助他所謂輔之翼之下二句却是火候節奏不要急切慢慢的俟他工夫自到所謂使自得之一向懈怠去又不是須時常提醒警動使他振作便是又從而振德之道家所云文武火使自得是用慢火振德

是用大火

平常觧勞之來之五句都説勞來匡直皆所以輔之翼之而使自得之至又從而振德之一句另説非是其人之志於善者則勞之來之其人之歧於惡者則匡之直之其人之有志於善而力量不及者則輔之翼之其人用工而火候未到者急促無用反致有害到要從容和緩俟其自得之自得句甚似易文言於學聚問辨之下再著寛居一句亦有工夫不是説上幾

項皆欲其自得之也使守力氣不要裝在上幾個之守內聖人於此精神都在裏面運用工夫久了恐懈怠又深微處更難雖聖賢亦要提撕警覺再加猛勇精進所以説又從而振德之就是我們自巳工夫亦有這幾様既知用工有人勞之來之便更鼓舞或有不是處不能自覺須有人匡之直之方好改過到得力量困憊須有人輔之翼之到得入不進上不去却須寛緩令其自得火候差一分憑你勉强亦是無用

參同契所謂中間要文火也到得成功時更須猛鋭大畧亦是一樣

謂之無名謂之不與則似乎無所用其心者故反駁一語云豈無所用其心哉直所憂者大自然足以致無為之理若耕則無所事焉耳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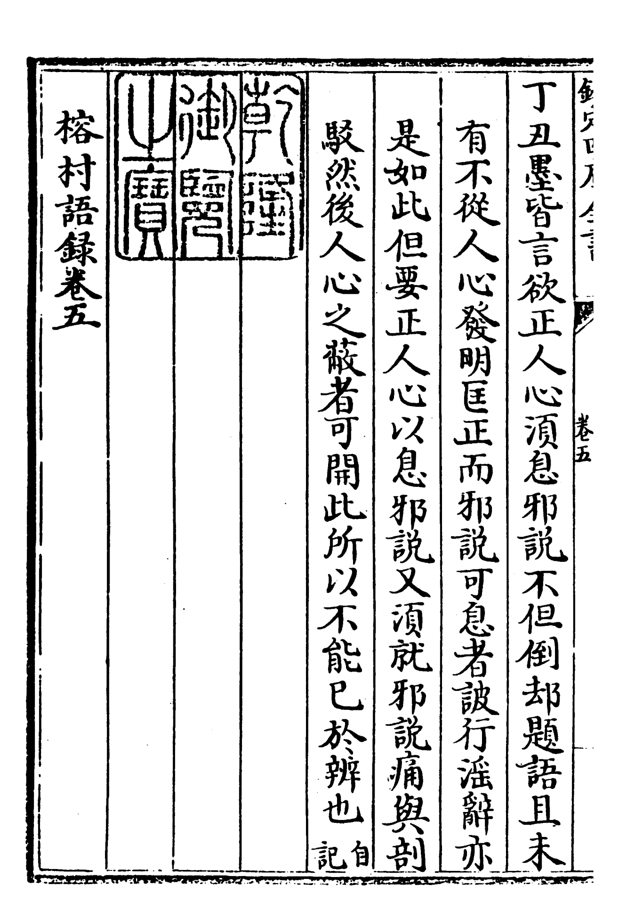
掘地而注海者決九川距四海也由是氾濫中國之水皆由地中行而為江淮河漢所謂濬畎澮距川也驅蛇龍者先除水害也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皆與險

阻俱消伯益所以繼禹而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也治水則先下而後上去害則先重而後輕自記

知我者是樂道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是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者也講家但以疑假南面之權為罪我却不緊對亂賊一般人說如此則夫子自道及孟子稱述有何意味蓋夫子之意以為我此書當見知於後之君子但不免得罪亂賊耳孟子述之亦是重在此意故下云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注引文定

春秋序最明自記

王守溪周公兼夷狄一段文佳處尤在用意深厚是聖人使人物各得其所氣象不是以兼驅為武功之競也如兼夷狄兼其害百姓者也人以為敲動下句百姓耳要知周公於夷狄猛獸不是盡兼之驅之如彼適於要荒屏於山林何煩兼驅之有惟其猾夏逼人有害我百姓者則不容已於兼驅也此義明而窮武禽荒者不得以周公藉口矣自記



丁丑墨皆言欲正人心須息邪說不但倒却題語且未有不從人心發明匡正而邪說可息者詖行淫辭亦是如此但要正人心以息邪說又須就邪說痛與剖駁然後人心之蔽者可開此所以不能已於辨也自記

乾隆御覽之寶

榕村語録卷五